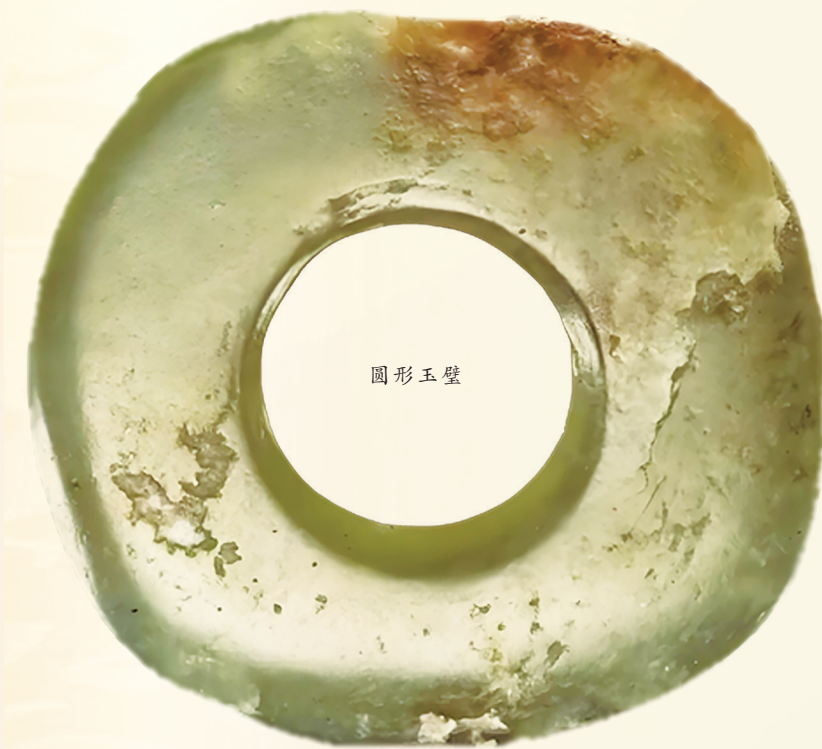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哈民遗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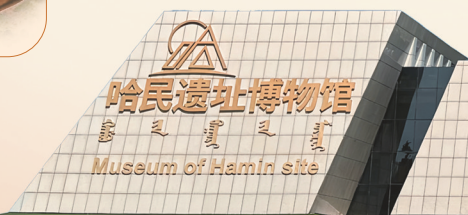
圆形玉璧



哈民聚落遗址复原模型。



哈民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复原模型。



哈民遗址博物馆。

千古西辽河,清波润北疆。

这条奔流不息的古老河流,如同一条流动的时光长卷,在东北大地上镌刻下深深的文化印记,将岁月密码编织进每一朵浪花。哈民遗址、南宝力皋吐遗址、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、吐尔基山辽墓、金界壕……分布在西辽河流域通辽段的一处处古迹遗址,点缀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轴之上,成为一个个底蕴深厚、生命力强大的西辽河文化印记。

立于河畔,凝望悠悠河水。这是一部摊开千年的史书,每一页都记载着岁月的沧桑;这是一条时光的纽带,连接着昨天的风、今日的云,和明日水面倒映的晨曦。静水深流,河水不语,却把流传千年的故事,揉在绵长的粼粼波光中……

# 远古之谜 文明初曦

◎本报记者 韩继旺

西辽河,宛如一条温润的玉带,静静蜿蜒于田野之间,无声地滋养着两岸广袤的土地,也悄然掩埋了无数时光深处的秘密。精美玉器、黑色陶猪、粟黍种子、双环壕聚落、榫卯捆扎技术……在

西辽河与新开河交汇的怀抱中,一处沉睡了数千年的史前聚落遗址——哈民遗址,以其宏大的规模、丰富的遗存和众多惊人的发现,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史前社会画卷。

步入内蒙古哈民考古遗址公园,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扑面而来。驻足凝视展柜中那些珍贵的文物,仿佛能触摸到哈民先民的生活脉搏,感受到5000多年前那团文明之火的温暖与明亮。

## 惊世发现 时空回响

小的空间?

学界提出三大假说:突发火灾导致房屋倒塌;瘟疫肆虐造成集体死亡;部落战争后的惨烈屠杀。但是,至今没有确凿证据能够定论。

除了令人震撼的人骨堆积,哈民遗址中大量炭化的木质房屋构件同样引人注目。这些木构件之间采用榫卯结合和绳索捆扎的方式连接,工艺之精巧令人赞叹。

自2010年以来,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,揭露面积达8200平方米,清理出土了大量特色鲜明的麻点纹陶器,种类繁多的石、骨、角、蚌器以及精美的玉器,共2000多件。

这些文物是打开史前文明的密钥,为了解和研究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的社会形态、经济生活、聚落结构、建筑技术、制陶工艺、宗教习俗等提供了鲜活的实证。

## 史前遗珍 星光璀璨

构件的遗迹,使复原房顶和结构有了真实的依据。

根据发掘结果,杨鸿勋复原哈民房屋的结构是:半地穴建筑,靠墙壁内侧立柱,在柱上架梁、在梁上架檩、在檩上绑横棍以固定伞状的房顶,长长的房檩,一端朝向房顶,另一端斜立在地面上,使半地穴墙壁内侧的边上,留出一定宽度的台面,可供摆放物件。

哈民房屋建筑的另一特点是布局规整有序。所有房址均成排分布,方向一致,每排3至5座房屋,沿东北—西南方向整齐排列,面积多在10至40平方米之间。

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朱永刚教授认为,哈民遗址的房址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建筑,居室内设有圆形灶门道朝向统一,房址成排分布,居住区外有围墙环绕,建筑布局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十分相似。这种聚落布局,一方面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组织凝聚力;另一方面也是渔猎经济群体居住模式的真实写照。

此外,哈民人在建筑技术上也有特点。他们在房屋周围开挖壕沟以防御和排水;在居住面和墙壁涂抹草拌泥并烧烤,以增强防潮保暖性能,这些技术在当时都是相当先进的。

可以说,哈民遗址的房屋遗存不仅是物质文化的瑰宝,更是研究中国史前建筑史的鲜活实例。难怪有专家评价,哈民遗址“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形态和建造模式,在世界范围内的史前聚落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”。

以麻点纹为特征的陶器群。哈民遗址出土的陶器最具代表性,主要器型有筒形罐、小口鼓腹双耳壶、钵、盆等,多数成组出现。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器表多施以糙面麻点纹,这种独特的纹饰是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“哈民文化”的重要依据,并明显有别于著名的红山文化陶器。

在出土陶器中,一件长14.8厘米、高9.9厘米的黑褐色陶猪尤为引人注目。在哈民遗址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下,这件黑色陶猪静

## 同风共壤 交流融汇

特体系。

“哈民聚落的文化特征在整体上具有强烈的红山文化风格,继承了辽西地区特别是兴隆洼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传统。”在2023年西辽河文化研讨会上,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刘国祥认为,哈民遗址玉器以玉璧为大宗,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之一,天圆地方的玉璧形制反映了先民对天地崇拜,陶猪体现的是猪龙崇拜。

外表施有麻点纹的各类陶器,是哈民遗址最显著的特征。有专家认为,近年来燕山南北坝上地区裕民文化的发现,为探索这种纹饰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,表明两个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存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。

哈民遗址虽然地处北疆草原,但它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,与同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,呈现出共性为主、个性为辅的显著特征。

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张铁男说:“哈民遗址是这个区域内发现的最大规模的聚落遗址。遗址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,虽然目前发掘面积不到遗址的二十分之一,但文化内涵极其丰富。”

如此丰富的遗存,使哈民遗址成为我国北纬43度以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之一,被誉为“西辽河文化的华彩乐章”。

2012年,哈民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,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为201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,2019年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“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将西辽河流域誉为“文明曙光(太阳)升起的地方”,而如今,在西辽河畔弯上的哈民遗址,正闪耀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。

卧展柜。它獠牙微翘,四肢健硕,蜷曲的躯体里曾装满炭化的黍粒,被誉为“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”。

哈民遗址还出土了包括圆角方形玉璧、圆形玉璧、双联璧、三联璧、玉环、玉钺、玉勾云形器、玉坠饰等在内的精美玉器,质感温润细腻,造型精美。同时,大量的石器(石斧、石磨盘、石磨棒、石锛)、骨器、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,反映了哈民先民多样化的生产活



考古人员在清理遗址房址木构架。

动、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审美观念。

遗址中还有农业与采集的证据,出土了多达81万余粒各种植物种子。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、赤峰学院副校长孙永刚的浮选法研究揭示出:遗址出土的638粒炭化农作物种子中,粟黍占据绝对优势,印证这里是“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”。

麻点纹陶器上跃动着原始艺术的韵律,玉璧、双联璧等礼器闪耀着玉礼文化的神秘光芒,而陶猪形罐中残留的炭化粟黍,则让今人得以窥见先民驯化农作物的智慧……哈民遗址出土的丰富遗物,是解读其文化特性的关键钥匙,展现了哈民先民鲜活的生活图景。